

五竹堂:12(十二)
1870.2.17
申泳均

黃蛇日錄

譚重仁
(景宗 辛丑 (一七三二) 四月十二日
英祖 乙巳 (一七四九) 十二月十日
享年二十九)

出於三軍東吳圻於國事安危在於得人際
由青霞大漢重於拜何偉子於今朝啟
如大俠人爭誦於梁楚駒車載以義急刺

己巳十二月初十日戌時初書記

我逆兄自童子時固^也命^也勤健^也冠^也在疾病庚申冬入天放山讀

書持寶寺崇朝^也勤^也苦^也夜^也更^也寐^也或^也不^也寐^也僧^也供^也甚^也薄

蕪飯菜根不^也厭^也翼^也年^也春^也始^也下^也山^也自^也是^也恒^也氣^也蕭^也形^也頓^也精^也神^也昏^也耗

日^也就^也斯^也痛^也者^也種^也疾^也病^也發^也汗^也無^也時^也群^也展^也頓^也酒^也不^也能^也暫^也之^也憂^也氣^也益^也昏

憤^也加^也權^也壬戌^也遭^也去^也考^也喪^也益^也劇^也乙丑^也遭^也王^也考^也喪^也又^也益^也劇^也丁卯^也十二月

適^也渭^也湯^也于^也湖^也西^也又^也益^也劇^也動^也靜^也已^也前^也病^也痼^也已^也深^也內^也銷^也外^也驟^也水^也火^也交^也攻

每^也食^也初^也羅^也輒^也氣^也逆^也上^也衝^也欲^也嘔^也不^也嘔^也久^也乃^也得^也定^也事^也智^也擾^也心^也又^也精^也昏^也不^也能^也作^也行^也後^也戊辰^也四月^也躬^也往^也回^也醫^也于^也酒^也泉^也醫^也性^也未^也服^也二^也神^也交^也濟^也丹^也數^也服

面^也熱^也加^也燥^也四^也肢^也牽^也引^也遂^也成^也疾^也痛^也少^也失^也調^也春^也輒^也復^也添^也劇^也故^也遇^也邪^也寒^也燥^也熱

逆^也氣^也稍^也已^也諸^也症^也如^也右^也已^也而^也氣^也又^也逆^也已^也巳^也秋^也九^也月^也右^也股^也腹^也下^也發^也小^也腫^也甚^也甚

俗^也稱^也聖^也辛^也苦^也痛^也楚^也少^也淨^也同^也壽^也龜^也川^也姻^也家^也有^也喪^也往^也回^也而^也歸^也腫^也又^也作^也而^也又^也小

間^也十^也月^也胃^也寒^也六^也羽^也谷^也行^也暮^也祀^也累^也所^也河^也上^也造^也柳^也姑^也留^也二^也日^也停^也養

下^也宿^也于^也奴^也家^也詠^也夜^也坐^也無^也聊^也詩^也三^也首^也寄^也姑^也叔^也以^也還^也錄^也始^也凡^也五^也六^也日^也既^也到

家^也暨^也又^也作^也僅^也行^也門^也庭^也同^也步^也履^也甚^也跛^也躄^也時^也金^也陵^也鄉^也姑^也叔^也來^也留^也于^也家

兄常相與吟詩及其歸吾與兄暨姑叔夜坐樂善堂挑燈話別賦詩
十數篇軸既成兄使吾寫一部以贖行且曰同志相遇塵世難事今夜
團圓宜其偶爾明歲龜湖桃花水將漲叔倘趁春重來可作桂棹佳
興又可與賦詩于山寺姑叔曰樂善故烏可已也余曰吾嘗讀書于萃
巖石室甚異以可洎歸各勉業待詩工稍長以作春遊甚樂
兄暨姑叔曰諾時季姑于歸甲定在十一月望叔願謂兄曰細君之歸
可與相逢否兄曰固所欲脚腫不痊烏可必明日姑叔行○姑叔既歸兄
治腫甚勤幾完而尚未快于歸行以十一月十三日將發兄固無恙惟
泛叔叔叔帶去姑氏恨不與兄同歸王母意亦如之於是兄始欲洎
日歲寒矣風雪甲洎君素多病况今未疾未完遠路固不可行且某
既洎洎洎君何可強行耶兄曰腫幾完不必更肆王母意既欲吾帶去
固不可已且歸路欲過中山重有覓途婢事十一月丁巳時二宿外寢戊
午時三飯于內與洎叔俱行姑氏既登輜王母暨伯母暨洎嫂氏諸婦
女以洎送于門時日已巳兄立大廳階姑未發余曰凡人有室家難難檢
忘既已離去不須復關心歸時病盡已風日稍和可上金烏山不兄笑

新米水俗
補作得奇

之未我轎行發兄姑不辭伯母將出門而還入伯母立大廳東階遽口行
矣何固揮為兄出門乃與諸宗族辭願余言吾出矣大兒汝其教笑
語欣然無去留愁遂隨轎而行背着軍裝足毛襪鞍上掛詩筒
筒藏常著詩筒系扁燈瀛圭律一卷奴石碧之穿馬巷口將上馬讓
先于送叔送叔曰先輕後重於是兄先送叔後路赤羅而行伯母
暨嫂氏望行于大廳遠而後已是日午行到馬鞭嶺地卸轎嶺
上兄及送叔藉草而地坐姑氏自轎中出窺箇红柿饋叔侄共啗起且
行兄口始擬與叔宿鵝溪翌日俱向香洞拜送姑畧之淨寺當過中
山路不可道仍因發宿上林驛地已未十四晚發過遠達村渡飛山津
午暨于中坪里地嶺地訪李泛祖寓館地相送歡喜村橋方
午飯送叔飲淋米水息氣道出白看類兄感口曰沐煎藉多地方
夜送叔用詩筒出瀛圭律與兄作粘
韻戲數迴庚申十五朝早發午地金陵郡中兄飢欲飯正不及炊
到鵝溪地口地算上舍文瑞地遣叔地同地既到其口又地姑氏行
舅姑禮地羅日遂以暮兄暨送叔地又同宿其草堂奉自朝地

雨

日暮洞泛姑善善日復補來見兄相遇甚欣且謝世不得進訪既朝飯
 泛叔先發注者洞兄出門拜送曰叔當先我還家以吾言歸道舍第頃
 勤勅覺傑母重親寢室顏色愴然若傷離者然泛叔發未
 幾兄又辭姑氏與主人別將向中山奴石壁穿馬崇崇送群奴騎直還
 是日兄注宿井浦村地險村於鵝溪不遠逃婢名貴丹居焉到其家拿
 教貴丹杖數三既夕飯以矮屋不宜穩寢徙其傍貴丹之泛兄名七夕
 家宿焉夜深雨作壬戌朝時七下歇朝後兄戴冠帽騎馬注立石村
 險險訪內泛姑精鄭既到又細之鵝溪姑精作書送便切手筆
 衣來曰昨挽之不誠發辱發路雨勢如此再行一葉水可以雨浪浪枉
 責焉兄遂作路宿于鵝溪與姑精陞上舍丈相唱酬賦詩矣亥朝時八
 早發注中山日甚寒道里幾六七十每飯不午飯直抵甥館日首有寒入
 骨外欲凍中飢亦甚虛主人亟收飯食之飯後頭痛大作兄曰吾素
 病風頭未嘗有如今日者且必氣虛所致請飲烹鷄水主人烹鷄飲
 一晝夜穩睡甲子時九起即快愈如未始有疾者遂與巾將尋諸知舊
 家以日寒止乙丑時十欲還家又烈風不得行注訪金翁家翁名南

宅星州人以密僑居中山老而貧頗好吟詩兄之來往往有素至日也夜石
壁穿馬鞍掛詩筒將往而訪兄婦穿黃光國甫以風止不聽遂固泚翁
欣迎且饋棗栗兄謂石壁日晚吾當還爾其泚日暮復牽馬來石壁
既歸館兄乃發筒所藏詩以視翁仍相與賦詩久而不已其房突焚
冰寒逼肌兄心在詩遂不覺也日方晡石壁牽馬至兄始歸于
館既夕飯召石壁如前日今日頭後痛豈風寒坐示歟家多事不得
適得可憫丙寅二時不膠卧床褥或痛或語丁卯二時亦如之戊辰三時
加焉乃使泰岸牽馬還家日吾病不得行遣汝先歸數日吾可以
瘳汝到家後復使他騎僮來是意又書與兄勸書端以檢
重堂事^文勸之焉已巳^{二時}泰岸暮到家客即欲伴其馬不得日補陳
通焉越五日癸酉^{二時}石壁又急歸初泰岸歸兄疾益篤光國甫欲伴于
家兄恐致驚憂^念以為家伴匪久當到遂止之至日也病日篤家伴不到
兄二婦常適在外^講里^疑連^痛益有^秋親^獨光國甫在側莫之如何
固請遣石壁以通家兄許之兄不得操紙筆光國甫作書于仲兄促
來診兄口屬壁日久不聞家音病懷益難堪若泚告吾^念兄先走

疾足帶家音來爾與舍弟亦踵後過至是二十七日壬申午後石壁雲
發癸酉日既晡到家其蒼蒼黃昏動鳥可狀也嫂氏涕淚交頤方欲躬
親泔救以有娠當期解脫將在朝暮左右萬方沮遏欲以伴先鳥是
適桃李院市日奴已出市或推山未還石壁足跣無可行者走老
奴送石于市疾足奴善走者允男來既至日已沒亟炊飯食之附數
升菜豆數字書使窮夜達曙去夜路不可獨行又使泰峯同發送
于中道家君及仲兄雞踵其後以無馬坐夜深後有馬甲戌雞數
鳴仲兄與奴乙業持一甄燈油去家君既無騎且將待允男歸觀後建勢
行止故不同發于朝泰峯送允男子中道歸○十二月乙亥曉初一又走
石壁于中山○丙子初二允男歸初允男夜發家行二十里寒發凍假
睡屏山縣曉才交旌起甲戌暮走抵中山中山議云自石壁歸病九十
分云男入視之喉膈間痰氣上下呼吸斷續精神昏瞶不省男來男達
宵抱坐兄忽自呼石壁光國甫在傍屬男曰若假為石壁子應男應兄曰
吾詩備安在光國甫曰在內寢男告兄曰唯於是光國甫試曰兄乎允
數呼兄應曰兄何謔為兄曰吾精昏不自省也仍痰劇事在須臾侍

藥婢名仙月在傍遮曰他日吾累救病疾劇利飲乳光國甫曰善妾
 取汝乳來於是乳垂乳口中既再三疾稍下乙亥男曉發宿蛇浦
 村州丙子早朝到家以黃願重甫抵仲兄行中書傳之書曰伯氏病已
 不可為者因措凡百不可不預料是奴須惡遣貴家使有備待高孕
 婦必將欲來然產期難卜朝暮固不可衝寒遠役雖來必益抵令致
 傷頃商量焉見其書家君與奴加僕走馬先往嫂氏方推骨賴足
 將踵而行眾阻不獲且不忍固挽袂裏兄衣服暨布帛雜具牛以載
 輻且怨解脫中道產載漿及霍帶行再送二叔送三兄
 騎牛婢燕央玉丹此心送奴不可具記惟老奴送石將送侍病請
 行時日矣午行既發慮路中或解脫抑或不幸有函帶行者不
 可以少送四叔又馳而後是日暮石壁到中山○丁丑初三朝後乙葉
 歸初仲兄與乙葉自家發日寒馬不前窮日行八十里宿佛頂越村
州乙亥鴉一鳴發又行八十里未及中山才三十里遇允男悻悻報
 遑抵中山日既午中山議以病勢比允男時稍向歇云猶粘卧床席氣大
 陷昏似睡水睡所省記光國甫告曰毅仲來矣兄忽開眼視之似有

欣色不得言乙業是日固當還欲的知病減否姑留高夜兄忽汗流
仲兄試染于指按之色正黃不活若脂膏然左右鴛謂之不祥尋又
大便不少益不瀝而活自是精神昭耀能覓粥自飲言語亦活如常
似已吐熱唯寢時顛戰齒相薄聲聞左右議者謂氣隔然或曰風也
丙子兄把仲兄手不語淚一行乙業丙子曉發宿生勿村尚州丁丑朝後到
家傳吐熱報家所踊宗族頗有若泉下者即捕二活鴛齋錢一
緡遣奴乙鳳疾走抵中山鴛補氣隔錢用資愈性人糧是日暮內行
歸乙鳳亦歸初內行自家發稅浦才夕飯又將發泛四叔姑泣到鳥已
無飯行豈不可更炊得豆粥予人以飲之仍冒夜泚俱到生勿酒店店
只兩屋再泛叔適下馬憩一屋觀其隣照松火乙業來鳥欲招同中
山事亦告凶難外恐鴛傷孕擇故但輻行先鳥將後而問輻奴不
解其意為乙業應到以問呼之業未應左右鴛尋業傳報且獻
諛書既照炬觀輻上愈曰病可矣泚之豈可泛以還嫂氏曰雖然慮
烏可弛也路既半固當泚仍泚宿後山村尚州夜泛者以病既少問孕婦
渾入固難泛停誘抑多方時泛三兄捨仲父患寒疾而來再泛叔

適病酒馬上未膠俱以故辭且補牙疫當路重有瘧沮嫂氏行甚
力嫂氏不行行丁丑但送收泛石于中山轎行行得路遇乙鳳為
泛石既泛遂與歸泛石是日晡時抵中山時兄精神稍醒見而頗自
慰焉○戊寅暮初四家君歸初家君發于家到洛東津遇乙葉園
病減報泛宿佛頂村丁丑曉但送加傑于中山傑到彼仲兄曰病少間季
父何更必相渾主人支敵亦難泛中途回征似好云故即日傑還佛頂而戊
寅家君還于家初傑泛中山也見石壁久待疾飲食不時飢渴額枯
形累然若仆傑憫之欲有贈勞顧囊中無物祇贈一箇錢以歸○已
卯初五朝後備救病雜具走友介助于中山是日大雪○壬午初八介
助還庚辰介助到中山兄時幾至極間助家中事甚詳言語與平
昔甚異助幸已發壬午到家以所見傳仲兄書亦扣之家自是庶解
危慮越四日乙酉十一又走恭峯于中山使婢玉丹偕泛以待藥丙戌十二
日計音不至初泛石抵中山後兄病日降漸就回醒自介助歸後幾至極
完床褥間或坐或卧與左右者終日談笑自如也病日降歸思日深乃
使泛石織草轎徐將載歸焉但泛月委卧脾上瘡癰以是苦于坐

卧不然雅坐與卧六將容易自由也雖然寢時願戰終不已願不戰六垂舌
 出唇外卧時體重身與褥間不容人一指火症太劇事有違心輒蹶然
 坐不待人扶持粥飲時左右至再三勸以手打其尻擲之當此時顏色
 紅熱眼盡赤所嗜唯木瓜醫言以助熱止之不聽遂固喫左右慮之
 藏之索之不與之怒之曰吾亦怒恒曰吾無他好意唯一念在木瓜言
 者必固為之利不行十一於日也問醫清熱劑用五靈散一帖藥材未有效
 壬午暮負于仲兄背擁衾大便卧未幾欲復焉是日適烈風左右畏
 風請卧而便兄因起又負仲兄背既便自云乍寒遂冒衾卧忽肩戰
 汗身仲兄驚問兄曰自然爾因忽四肢引縮若挽之穿者然或半刻輾轉復
 注手散口吐痰狀萬千似難耐日支吾六言痛精神言語如常
 粥飲強進不却議者以為五臟風左右束手計無所出夜兄自云清
 心丸似宜祭未曉石壁走賣丸鍊一劑用朝後又用一劑風症遂終日不
 作夜穩睡甲申將伴于家病加減未分止之是日風症已少歇咳嗽又
 作比劇不能堪輒自蹶然起坐暮擁衾又負仲兄背大便又自云寒固
 咳嗽劇風症又發或縮或引六言者小便亂流不自知喉中痰如

沸鼎氣息銜續言語不能通事在頃刻仲兄以指入口中鉤出其痰
痰稍已已而復然遂至不孝是實已巳十二月初十日戌時欲計于
家主家等收適酒泉守鄭志翼者無南山牧來次安平倉從石被
髮夜走其門以財告守憐之以一使令與之使令來喪館受計紙已
鴉數鳴又得中山村人使與偕行嚴督期一日必到家使令到南山郡
前謂中山人曰郡中吾有事去子可少俟中山人俟既久不來欲棄而
先來以計紙在使令手未果日晚使令拾來醉甚中山人曰奈日
晚何使令曰吾可當遂與偕來到魏浦使令自度自能一日到家
授計紙中山人中道橫歸中山人於聞韶路不熟日且暮不得行宿
後麓曉發到丹密與太春宿魏浦以姓阮相遇不去中山遇與
歸十二日朝後到家計至室家相聚哭數日將看道木再送祖家居能
宮再送叔芝坪送兄或騎牛或騎馬載裝具走中山是日擗風號天日陰
泥途凍滑顛仆不能進到屏山酒店已月出不勝飢凍暫下馬謀或
酌酒飲或煇火于竈已而發去到魏浦墳菴已三更暗中飢外凍口不能
語見者无不驚於哺夕飯將行詭宮再送叔芝坪兄乃日夜深矣寒

送兒

自

彼

正苦事完如見凍路牛蹄難行奈河吾二人可先騎馬往半夜達曙惟速
到于彼見圖餘行可騎牛後至感曰諾於是與收厚白加乞乙榮先行方
勝風烈號顛仆注三十里到洛江津已三更直入舟師客叩門呼出遂登舟江風
烈如雷吼行者凍欲死渡江至洛東店欲酷酒店門堅鎖無人欲呼不應扶
劍割麻入飲酒到佛頂店又鎖門大聲呼叫叩入坐定已鷄鳴促晨飯操行憂欲
虎盜東將明乃行是實十三日丁亥到商山邑酷酒飲午飯于洛西津到
中山日既沒是夜襲初永川與光國甫不意遭變心魂已喪失且季俱少
不習送喪不知訃人底滯路中意謂一日訃結到家親戚習于喪者必二日
馳來自二日既暮至夜半待之不來三日又不來凡四日不得訃襲於是不得
已永川兄曰詎未補禮可以掩屍使送石奉香湯特親襲之入屍側永川
兄忽驚失色顛仆送石扶出門時有中山人金書房者來門外素習
於喪光國甫謂永川兄曰子若哀乞金某或可顧恤永川兄乃出門乞甚
哀為痛疾終以有親辭不可如何遂與送石痛哭望家人日晚見龍宮
送叔及芝坪兄相扶痛哭入門掩屍夜乃襲正初更○十四日戊子家收
允男將少飲具到喪所道木祖送及家君後至初允男與收淡沙里十

三日朝發于容宿佛頂晨到高山邑遇客君行初容君與道木送祖初宿蛇
浦翌日宿高山邑是日曉路中遇允男淡沙里時醴泉守方在商郡十
七日將得去客君送意書送淡沙里于容使茶山送叔來乞軍心送叔有
面於守故也客君及道木祖主些允男相先後到中山尚日未沒客君即裁
字書曰十六日將返櫬停選客叔及洞中壯軍送至高山郡使允男即還乃
送附籠樣使之造棺蓋婦用薄板以便返喪停後欲改棺故也是日夜
小飲送嫂氏願用嫂氏工衣一是日夜淡沙里到容初淡沙里未及到容
而茶山送叔已入本縣受困主停轉吉以故喪意與醴川守書來○十五
日已丑入棺不大飲用薄板是日曉茶山送叔將主停書與叔世傑學昌注
南山邑寒不得行宿佛頂是日曉時允男到容是夜選客叔及洞人得丁
壯十人○十六日庚寅曉客軍發去茶山送叔使學昌曉入高山邑使
學昌傳書于官守求見送叔入見守遇甚款給軍丁使一面出十五
人送叔出造鄉射堂又見座首姓是日朝客君棺人始造棺桃開送叔
將主停書注傳屏山守得軍後前進族兄國興甫同行日七朝極車
發中山用纸壙也中山人送來者光國甫及其送弟後職甫光國甫等

停柩

景初時奉母夫出在傍舍初終不得入哭也柩行五里餘後熾甫以親疾歸又十里停柩烏覘十里櫛櫛牙酤酒饗軍到洛在鹿牛飲送別南中邑

輓辭

戚記永嘉權緻

君任之入地將卜日嗚呼悲夫子於君任感分世誼抗不說心期已相照實忘
年之契予雖不姻於辭其必歟而之一語耶是負君任於冥之中矣其又
忍諸茲傲楚辭遺音哭而輓長逝之魂曰

魂予歸來去何適些鴉晨久曠萱闈閱些兒幼滿室婦踊擗些時耶
命耶生不淑些哀哉君任之痛哭些玉溫蘭馨賦不畜些淡如泊如遺
外慾些敬恭禮躬善自牧些年雖幼弱德則熟些在昔失怙荐祖服
些枕塊六載盡禮則些重闈怡悅二第睦些人之間言宗族嘖些克承大
家心翼之些飭以文雅資餘力些既畧世累安素泊些左琴右書夜又
夙些行徜徉優游樂自足些曩予尋君剪夜燭些維室有梅之吐芳
些維床有桐舍古曲些人如玉雪在其側些詩章發送光陸之些神驥
瑞鷲絕凡俗些天花珠霞矚衆矚些浮游渴世世誰識些物固多猜
禍所逐些哀哉君任天棄速些三十少一石火棘些人孰無君最惜些
彼之僥倖壽而祿些如君何辜理難測些念君先子亦世特些仁而不年
廢後食些積善無報禍反酷些哀哉君任痛同極些湛之湖水上有屋

些極目傷心春草碧些小梅開落琴掛壁些魂子歸來返故宅些

又三首

情友聞韶金樂行

○益上朝露何易晞十年送君父子歸梧峯宗事又如此運氣名宦箇亦

○少年鋒鏑太收藏甚乃因壽長自是稟生難具足清明分影欠康彊

惠連孤唱足傷神經斷東床坦腹人莫以慕迭添一恨黃泉亦有李元賓

又四首

情記生負烏川鄭儂

蓬門賓席接龍章款三霄玉屑香白雪中山羸馬去玄冬旅榻碩人亡莫歎

高士無南嶺更以何辭慰北堂緬想青臺應有奏東天忽晦少微光

吾孫情阻若荒墳義訓仁方泮緒論踐履早聞闕建學淵源將絕退陶門融

和隸粵人無間愉悅春萱孝自敷陋巷終令顏子天斯門運氣齒乾坤

有慟不知慟哭之何斯人也至於斯誠明言行傾前哲詩禮文章拔一時吾嶺

詩公持有特小孫泣此更誰依水天百里丹旌返鶴髮重堂哭兩慈

嗟之吾道日何孤天喪斯文氣鬱紆陋巷春風悲短造龍門秋月哭冰壺空

庭已發寒梅萼半壁虛懸聖學圖逝後書方天有意克家他日驗雙珠

又三首

聞韶金南宅

居中山返樞時所誄也

○ 略齋棗栗助靈奠緬憶詩留棗栗園客日兩旬七今日行年二十九其年前山
有意愁煙綠渡水含悲鵝不泊惆悵一生誰可晤更凋遺韻向牛眠

英妙如君後輩少早年詩禮亦多生同玄且安頻新歎死比黔婁返靈歌久
倚門聞復鶴髮暫携旒葆一崇華忍將前韻更題輓弱子三孀行路嗟

強扶病脚立途隈欲語歸靈語不恢枉日吾摠乃詩酒好去時天以雪風哀蕤歌似
欲聞將掩覆帳猶堪誦奠用公路淒條村老語死歸却訝子生來初公到中山三日注金箱
家翁觀棗栗相與詩此三韻士盡唱嗣公仍歸館病後翁哀之喪時更運棗栗以助奠

又

情契花山權沉

○ 沈於君任之先王考也父事之於君任之先子也兄事之君任是以於我執子弟禮
甚謹而我則視君任以畏友也君任律已嚴居家孝且惇歲壬戌有考之喪乙
丑有王考之喪君任後勝冠前後持服皆如禮人皆稱君任加於人一等矣君
任之先子早知名士友間不幸早歿不顯人皆惜之而日有君任在是克似之君
任之先王考以長德稱於南國而不克享期頤人皆痛之而日有君任在是能復
之今君任死復誰任君任者武蒲捐半塗願黃先折嗚呼惜哉余於辛
酉春自商山還于時先王文無恙在棗善堂時聞聲效聲出戶櫺外君

任先子與余坐樂善堂之左塾揮綉命酌討九評今而君任與其諸翁在
樂善堂之東廂讀書聲琅琅移夜不輟今思之類：如前日事十年而
哭三世人事之倏忽如是嗚呼哀哉君任好自治不屑公車業畧有意於古
人詞律注：有驚人語嗚呼使君任能不預而克受其志其成就不可量
也而以君任端好之質篤摯之行便埋沒至此天道之不福于樂善何哉聞
君任得天行之疾於中山阜於密邱以矧歸于家祖母夫人與母夫人跣出
門而呼嗷嗷呼恠矣君任有二子其長幼不衷其末乃遺腹也在床也與
三世寡婦之哭聲同哀是則重可恠也而抑天將以裕之者在乎是而兒耶
今聞其地藏也沈不能注臨其穴草：書數行語以哀之而訣之以詞曰
嗟：君任子有先人之廬甫相為手商之艱嗟：君任子去先人之辰甫
胡為乎憶之阪梧桐之山巖：子桃李之水洋：吾將復誰與而相羊有
竹于猗：有松于蒼：尚庶幾子長兒孫而護巖園

又八首

感記豐山柳澧

斯文雅望少年即不獨名門一棟樑粹盎在形那諱許方看聖學腹中藏
生降天應不偶然襟袍端合玉堂仙只緣久乏記樓手忽復承召香案前

餘事文章自佩觿不須風立播香臍前年始過西唐國却愧嘔心枉學美
書齋新構兩三椽豈欲區、把槩鉅看取源頭方活水就中花叢君子蓮
重堂再拜向金陵分付兒曹護書簽丹旆歸來豈返面明床空鎮玉籤登
誰將祖母之夫人孀閣淒涼兩世親泉下人間兄及弟也應歡侍死生均
堪憐一箇應門童遺腹今聞又舉雄身後典刑猶在此何如女子先于嵩
僕與先公骨肉如斷弦淚濕至今裾今生又失知契益我誰之更有渠

又

情友咸安人趙相斌子順

○
鵝山鬱若鵝水長清淑之氣鍾前烈標峯典刑在孤松風不絕赫然世
有人復見人如玉人如玉溫且粹其章不待他山石有耳察如人是此有口
默然事得失成童以前志于學孝弟之間立標的入孝出則弟行而有
餘力、不到生產場眼前知何物惟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五車日對
群聖事佔畢事佔畢無常師繹而思之思則得為文頗有古人法為
詩不用今人格瀆善誰知探是學自家面前無牆壁赴解誰知亦其志
自家膏裏浮雲卷龍門執手有餘韻有琴無聲日摩挲琴中出趣
但自得何用冷、絃上曲時、詩佳句水面風與天心月開帷訓蒙事學

半浦詩讀書羅髮斷立言淳：善誘人一家昆季皆矜式平生一等
人嗚呼天奪速花不能濟春夢不能供夏子吾東和氣於君齒於君齒
可奈何欲回蒼：但漠：右之人有不幸短命者顏回三十有二卒君亦
不幸短命死生年幾何回髮白不幸又不幸慟哭復慟哭遊方鉢服去
不返冬月商山旅櫬發君家有母：倚闔君家有妻：婦燭妻啼燭
兒在腹一子呼爺僅五尺有弟：哭且言風樹之淚又棟宇堂中散
牘塵已合窓外寒梅風自落孝不及終養反哺烏啼魂亦泣學不及
就成天不假年亦自畫君今乘化盡人孰無嗟吐人孰無嗟吐况我
多年知我宿我贅君門一見君一見呼我平生識鉛槧床褥與君同笑
年來注芝蘭室去歲秋九月黃花好時節我適過君：有疾恨不待
同遊龜湖書舍月君問我來我有約我有約已焉我君去青山誰共
繫一曲蒹歌送君歸四邊池風飄執紼回頭何處更見君清風北窓
倚：竹

情友花山權淳

樂善堂中第一郎少年風采丈人行庭梧鵲峙看眉白巖橋霜推脫顏黃門

天可憐三世寡典刑猶待兩見香如君篤行知難再堪滄吾凌運不祥

又

豐山柳載春

欲我一言訴蒼生既予旋棄天何意以梗楠好箇之村生梧松門戶之地詩
書禮樂自弓箕良知良能孝一字恨汝不着終采衣偏養重園之我
襪愉容悅色祖母傍一日三時匙箸侍宜爾身為一家主統符諸宗
宗子是檢我身心不放過正我衣冠甫瞻視平生志氣不碌俗儒區
羞與齒烟茶筆床作好伴視此元立身外事莫回向上工淺深看
取在面敷而粹學舍新構龜湖上其志則蓋在興起是所謂生也
不偶謂天無令湮沒死金陵病客何時還至今慵闔門闔倚丹旂瓦
馬尚州路孝子返面豈如此隻寫胡為遽回翔所屬叫行歸故里
當時此事不忍言行路之人亦為淚如笄如兒半生情况我一般失怙
思悲懷共共夢我詩心膽相照故劬裏憶昨前冬十一月黃犢遠涉
河之水信宿言歸後二日雲坊三篇尚新紙公漢之年十月以展墓注羽旋轉
向河上宿北叔客三日歸路又宿
羽谷墓下詠夜坐七之詩並體一
首絕句二首送子姓叔故於此及之戲我不知天意欲把叫、回彼、

又

心友漢陽趙進道聖與

可錄

時

忍

吾友鵝洲申君任遇寒疾不汗客沒于商山之榻。詩年纔二十九有
 祖母在堂有弱妻稚子嗚呼其惜也已其可悲也已申氏故管纒之
 世至樞松公父子蓋廊大之先國子公清姿雅韻為世所推服君任
 克踐厥猷自弱冠慨然有志於問學杜門靜坐取朱子書退陶先生文
 讀之窮日夜不倦人勸之舉則曰吾業未就也中遭國子公之喪君任
 遂孑家自歎初志之不繼然亦未嘗去書不觀間留意於吟風興寄
 都雅無腥臊葷血氣納隱李夫人嘗語余曰是子注欲遍唐境云
 哉癸亥冬余入於君任之浸父之門君任方斬焉在夜其送注事居耦
 俱無憾篤倫理謹然流斤無子第之過余固心儀之自是七八年之
 間余之注來見君任累矣君任不或弛置自便每遇花朝月夕朋酒
 忘醺輒解壁上枯桐浪撫數過已愀然不怡蓋國子公所甚愛者
 其篤於孝思而志尚之所存亦可以繫之美余與君任方少年庶幾
 爾佞我邁以資規責雖不有益於君任必有益於余而中途相失
 豈但為君任一室之不幸哉君任之弟毅仲以一幅紙請余言

霧

誅之嗚呼吾尚忍誅君任而亦不忍不誅也遂投淚而誅之曰
去歲秋余嘗過君任見龜湖書室已成小艇已具方決水構島于
湖之中約余春至同浮游以嬉嗚呼其人已亦獨其言在耳嗚呼嘻矣

又

漢陽趙述道聖紹

不佞四兄從申君任遊巫稱君任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其事親
孝友於兄弟與朋友信不佞蓋耳相慕也昨年秋始過公樂善堂見
公衣服冠端坐其中氣專而容寂色莊而語溫一見已傾心嚮之
已獲疾他鄉遂不寤遂以翌年四月入九地不佞聞而悲之作哀誄
語俾執紼者謳之其詞曰

歲已巳之玄陸予天凝霜之零之彼蕙芝之蒔旒予泊菴之其野草
皆芸何曾華之無實予泪歆修而焉薄以為君獨歷之此蕙予今
二十九又萎折為我謂司命予何不仁之者而壽未詩世棧之匪凡去與
予疇離郵而矯節班子行之斬予斬焉在六七年如一日上有祖
母之在堂予兩侍其歡翕容其頤而誓予中皎潔而淑清起膠之
擾予冰出壑之烟志博之又講習子匪聖漢為無所用其心日用

芳

悔退篇于義何出而不尋
性行而拘束于發之詩又
鏗時梳子薄夜朗日于龜
塘清孤舫漫于玉樽繁酌
罷吟于吟罷琴騁半節之
測于曠宇宙孰謂子以牙
吟日吾每嗟歎其賢于寒
子為欲考則邦意去卿離
客子軸千里于之折悵于
遲道吉路于返歸嗟人事
之難恒于大夜曠其何期
重堂于泣噤兒弱子于叫
號父但彼慈婦之抱遺子
寃際絕之慢心矣哉
此乎其孰始以有限美于
味乎其孰終以止於今于
天生之天棄之奈何乎
君任

又十七首

淡牙體仁

吾家寶樹玉為枝長帶清風好自持
大厦十年成棟柱梧松餘韻尚灑灑
積病銷骨禍銷肝卅載生無一日歡
自是孝慈天性出宜客高行多欽歎
天理元從壬戌迷匣琴餘瑟不勝悽
那知舊日標摧恨更任西江杜宇啼
三世存亡六載隨如何天促少監歸
浮生二十九年事捲是秋風一葉飛
丰姿秀骨出塵氣清韵冷筆下闔
景是難忘眉裡氣詩情醉態靄生
韞日暮重堂鶴髮翩候門稚子眼
將穿旅棺悵處哭聲集天差有情
天亦憐

憶曾門外送行旆倘解青鸞借別情
注金陵發行時居外勅行未暇入內樓氏獨不勝離情造征轍故不出送待公躬親來
 竟至不幸遂擗改棺時後氏題詩于錦衣以入棺中
 公不知其意三送兒子竟去自外徑發竟至不幸遂擗改棺時後氏題詩于錦衣以入棺中
 淡今誰守舊檀青痛哭呼天香冥死去倘思門六事祗應西拜先靈
 生時在腹兒未生死後兒生氣骨清極慰克節泉下魄不解人間子文情
 棠棣花零洛水隈孤舟空載惠連迴
 入心鶴髮牽衣哭爾伯何歸爾獨來
 聞公卧病異鄉時頻道離家久未歸
 天凌茲魂能有在祗應先向故山飛
 碧海珠沉不復歸龜山埋玉恐何果
 雁跡泉下瘦冤魄却勝人間淚滿衣
 驢背詩筒伴擬歸青鏤金鏤搥無輝
 忍看丹旆商山路依舊收來滿腹詩
 碧溪東畔竹林西蔓草荒壇恨轉迷
 浮世百年栖息計滿林斜日鳥空啼
 平生志計到今此何處愚蒙更與悻浮世
 一朝歡事去我洋洋此所誰能
 不忍重逢鄭氏郎香鑪春約已茫之
 龜附倘記西州哭醉裏傷心夢裏托香
 者屏山華藏巖山名也公沒年十月鶴溪鄭姑叔未留旬餘乃情其公及叔叔夜坐寒
 差差相與賦別詩十餘篇題罷自同去相聚應世所難今夜之遊亦自不備願謂依叔日
 明春春復復未應湖桃花水可泛舟又可入山中
 以賦詩告日吾嘗觀華藏山此可往
 公其叔曰諾公既沒吾嘗見公日景其鄭叔有華藏道湖約今則西矣他日姑叔復未或
 此能知之乎未幾夢見
 一閉佳城隔萬春公今真作九原人
 夜臺此去難重返可是相尋夢寐濱

又

姻弟長溪黃啓曦

去歲己巳老聞韶申斯文君任氏自金陵經由訪我為錫館也留未日忽
遇冥疾卒以不汗死年二十九矣而其第毅仲載喪櫬哭悽故里見者莫
不酸鼻嗚呼余以先第之誼其忍之乎哉又况公之死於斯雅錫館亦客鄉
也重堂及諸父皆在彼吾甥亦未及來也臨命無一語付訣處其亦恠矣嗚
呼公之面不可泐以復見矣公之為人猶可泐以言之矣公之天資粹美為
信好學孝友根天其行於家政者多有可觀性且恬靜於一切世味泊如
也頗有林下意趣又長於詩出入常隨一竹筒寓物翰洒通情遠懷其
詩初差不徑意而清簡平實自有不可及者蓋其音次灑然無一毫
塵想故自能道詩如此好也嘗謂本余曰古人以耽詩為詩癖者病
也吾亦病於是矣余即進規曰詩固學者之所談亦不必工但道懷而
已可也若欲以此為究竟活計則便是一種騷人墨客之歸耳以豈
雅目耶公固不必然而然亦我之公點類可其言其虛受人之意亦可見
矣嗚呼以公姿地之好踐履之為善能壽其年完其所學其所造詣
豈有限量而天反不相斯文使大業未究長途未半而棄斯人如

是之速此理之不可知者也抑余有所深痛於心者公之先君子德義
風流蔚然為嶺土之所誦服而不幸未遇於世年又不相其德識者恨
之公又克世其家者則天之未報於前者於其後也而又若是其壽也是為
可痛也已然公之志業行誼已之愧古人其視夫世之貪財好色樂放縱
憚相檢者之為人所唾罵而貴且壽相去亦遠矣吾何必重啼而累息
也顧於余公早法兄弟之親更兼師友之益情意之交字志氣之相合庶
幾永賴公力得以寡過今焉已矣吾誰與為歸遂哭而為之詞曰
詩是公餘事天資孝友將一身運所係廿九去去何忙春存德之報
梧峯氣又涼篋床惟獨弟甥餘亦殊鄉弱續才認歲重堂奈暮
霜可憐遺腹子於此腹蒼

又十五首

其友烏川鄭履寅

故友申公與余知之篤余信之如古人二十九客而沒命也夫嗚呼願
以其年白公以其年歿余哭之甚慕之亦如古人蓋斯人無福嶺人無福
者也豈大之日作
芝秀蘭香不自知
緩聞馥郁已霜威
青春合統岑王骨
白首長求洛達師
堂

明

高人此成就若何吾道可扶支西江萬里寒流惡定為完視駐少時

既復猶疑更笑開春生三月不知迴仍歸遠役無旋轄興止靈有幼孩慈母

欲成泉下去寡妻應冀世間來荒御自馬終難到帳望青天何處哀

相逢每覺意忘一握為歡信不同三二年間無宿吝尋常言裏見高風腐舟已

繫湖邊久此世還返地下空天道向來猶不盡頻看者夢中公

芳湖四月十月天却別逢時俱惆然浮世已分南小恨深情元付短長殘蘆顛

屈指推襟日嶺上招魂轉塵年清樾亂鴛憎一勳黃壚樽酒滿山川

高材每誦嶺南人七十二州逐運屯但有青山能掩骨長懸白日使雷中三年客

吊移時泣一切君止不復親焉未春風無意思可憐寒雨刺龍鱗

梧老松翁種德深南山杞梓佐繁陰多情有恨龜川水君死君生萬古心

紅花落盡子規聲痛哭春天月不明但使顏頰終陋老天公不利此多情

靈律無恙耀燄明欲貯金箱恨未平誰應不知爺已沒唯是喚爺聲

斧去商山戴九骨燄春令哭寒月當湖兩岸桃花飛昨日少年何日歸

紅爐酒壓翠闌于蓋作朝離別難自是先生舊詩尊不堪斜掇個棘者

銀燭金樽夜不休黑雲無數入商州當時若謂有今日君可上之好道未愁

却似春魂化蝶樣清香每到月輪斜嶺南吉照成序不種人間第一花
清潭搖搖故人愁淚雨輕雲十二樓忽憶去年明月夜深供卧木蘭舟
霜陸輕薄拓瓊枝此恨猶成第几悲何處思君不見日滿天風雨初歸時
三年不述等閑悲酒信彭喬六一時君去去青山下後可令吾淚不雙垂

又五首

再送弟完仁

景福端宜豈穿賢仁人無壽乃何天云止祗是閨門力不必吾君命道遭
風前殘燭滅空端密裏扶推第一算算最難是難是孝子目倚門朝暮先慈類
暮朝望子歸來不使嬾閨知嬾閨新抱也泣送子去時在腹兒
春水湖堂昔共遊只合惟有去年丹瀉心物色俱陳跡夜月慈聽喚侶鷗
由來天道太無知又集吾家童子奇玉折蘭摧是季魄九原何處好相隨

又五首 蔡汝進

再送弟完仁

百身難可續天奪之何寬洒巷夫人慟閩州太守魂偏慈埋孝子宗祖
失賢孫三世孀誰托典刑二稚存
善人多不壽此理問誰謀本以天資好加之學力深自書忘寢食異物
擾幽襟是景月明夜難誤金玉音

啼

論心講學與相負千里前程庶有期
送此出門迷所向梧桐山下與誰之
蒼山八月名東西惡聽前宵杜宇聲
日暮江南歸未得北印何處尋
忍向龜湖亭下迴柳花荷葉是誰裁
小舟月滿波心靜應有陰魂夜來

又

情寄星山呂維楫

閱歷吾儒江左右作人誰似我公賢
雍容氣像真君子灑落風襟美少年
廿世經綸方賴爾斯文興喪奈關天
宅鶴髮長衣哭跨馬河兒旅櫬旌

又

情友長水黃運曦

人

可愛申君任戚稱惶惶
馬工詩禮熟高行孝仁純義托烟煙
好情同骨肉親嗚呼頽短折
匪耐送輜輪

東床一疾天恩界江左
風流已莫追忍見宅堂
重鶴髮蒼蒼在上三應悲

又

戚記烏川鄭燁

至成餘哀尚自洩
可堪今日又維
哀應知泉壤
長悵以魂繞
管堂不忍離
經望商頽第
宮認春山
已報起新墳
乞銘可抱遺
叟在那根
當時少子雲

又

戚記烏川鄭燁

遊方去路曉旌
掃恐入春山
江晚暉若使子
潤無一紀較君
今日孰堪悲

○向裏循門路端早能透得名利因知何王氏槐庭蔭返見林烏化鶴還

又八首

烟末花山權顯

出門遊子去遲遲，揮告歸來不過時。中道玉樓催赴石一言，誰報倚闌知。
六年舍短運衰麻，知於人一等加誰道。十季三世哭憶原，寧起孝兒斜。
甫長諸父在翁前，樂善堂中一粟全。門戶祇今零落盡，故園花竹想依然。
父子愛及君愛詩，詩以詩俱是。好心期，象中一樣融。樂應把見詞，美父微。
委余青歲見，偷環換糖風。儀出等，回翠玉可感清。廟酒寒天誰遣，上亮山。
君家來活，爾同季埋沒。河冰次第然，今去九原逢。小西說，吾方痛夢我篇。
春去桃花水下，時舊城。何日返，令感丹旌。漫入藏，豈該魂在。蓋堂。宋辭。
長以縱，既腹兒。吼果可。恐人忘。慰深。天為善。家知。有意。典刑。池日見。充罔。

又

情友上以金宗德道之序

君家住在梧山，昨日步出到梧溪。之水清且澗，石以為礪。蘭為筍，乃室。惟。
中有琴一，拍出門。惟有詩一，索石泉亭上。渴然成，徒使重。詢翁驚，詢翁期待。
在敬誠，豈但此興。調格清，中家每會我。分稜有，喜客主。我造，豈孰也。孝翁。
之由行，不傳名。祖舊家聲，可搆遺。札自南，程家門。浩大，萬事。傾重親。

有茅稿可待其奈攜樽與孤稚
憎志未伸吾季明當世更誰
歐陽子却恨寶寺三月遊只是
桐廬間唱酬

又七首

情友上以金宗道行可

世濟柔愈滿君子復何如者
回頭面頰為君又長歎清
秀人每迹風日地有餘我
軍其已矣歎息空虛裾濕
存氣味恰有古人風琴書
在案上梧月照懷中彈琴
又吟詩琴清詩滿箇可惜
立之年乘化不為窮樛翁
類不匱君生孝子門入厨
滋甘旨上堂問寒暄地下
拜嚴親人間重恩慙勤勉
河季此切絕筆言克親待
思得日倚門望如河返面
日再能入重堂弱妻抱稚
子問父之何方長得聲聲
裂天地六等先憶我識君
初若在赤危年山樓自有
月論襟不知眼自欣蕭艾
質偏為松桂恰一別詎幾
向嗚呼斷牙絃適至齋新
闢其下守為潭期我何處
好風清水如雲小舸載佳
興泛之倚夕嵐有約君
棄去那忍向孤菴愛君有
文德一見許心期不常
肝胆照寶局欲言益寶如
今竟失君斯世孰已知
梧溪追隨處却憶深文願

又

情契上以金宗翰衛叟

嗚呼今日我公之葬日邪葵者歲也一歲九幽子載不賜崢嶸之氣從
此而永秘于廿余懷之悲其誰知之嗚呼生離且有贈死別邪無言茲將
諫詞以啓前日不忘之厚誼其二節曰

位問焉君知耶否人間何事最堪憐稚男哭父情同極老母呼兒痛自經
詩詞曩翰臚肯去蕤歌令引柳車旌悼元莫恨家無托棘棠猶存李氏賢
他日詩名我許公天真更有古人風鄉隣結誼從先厚翰墨交遊自少雲
樹茂亭魂夢憶聽舟無漢笑言通合詞別有深悲案額外誰憐善士窮

又

感記永湯李紀罷

臘月南顏以遽然石火忙何山啼杜宇故宅獨梅香廿九人間世修在
下郎龜湖池日會巨耐深灣

又

感記永湯李宜訥

昔日相逢喜合成死別哀顏回雅短命長吉本多才咽：崩城淚
失父孩千年等表鶴不識幾時來
有才無命死何忽廿九光陰一夢中最惜龜湖明月夜憶君誰不淚沾臍

又四首

感記永湯李宜白

等

幽蘭多秀色于彼梧山陽秀色自古今采之盈不壞折取挹清芬纫佩
龍不前香人亡香亦散不待秋風涼

鳳鳥生丹穴一舉橫九州何漢鳳飛亦悠朝鳴崑丘樹夕飲滄海流居
世推一翻影落空山頭

我有一片琴解清且閑一彈為流水再彈為高山古調無人識我伴誰與論
三彈絃又絕含淚獨銷魂

嗟君遠遊行維眉初吉中宵動祖車喬木悲風發石床事淒涼在
不忍提說已矣何奈何嗚呼

又

戚弟安陵李鎮夏

漢三乾坤氣不開故人消息又泉臺存三攢見頭堪自日暮有悲風湖上來
韶華滿眼想傷心隔樹傷深復深中歲立落朝之冷素琴淒涼不成音
詩書氣味萬端蘭玉平生最可憐故識化翁多忘劇風霜天地太狂顛
風花雪月靜中看半世詩愁鬢鬢斑不見顏面賦天相抵緣長吉嘔心肝
謾看烟烟存雪鴨蕉鹿了無痕綠章欲參通明殿乞借鴉聲許子規
花雨書窓不見人惟空視北窗塵竹筒西窗落葉留殘鎖却虛虛寂寂春
淚盡深園笑不辨北窗蒼老若為情鐘原又切三聲勸抱得遺魂祝長生

說

肝腸痛條有古劍招呼擬赴竹林期一盃可似平生屬白眼看他上^世見
青燈^卷圖話清詩春自龜湖美流漪即物风光今日是梅竹^應簪年枝去
濱病血因住驢^背有山何^處處住城酒然他日荆溪路忍^離斜陽短笛聲

又

戚弟安汝李鎮商

昔子素尸死其友^至子及子張琴鼓琴相和而歌^曰夫歌於^去非禮
也自世俗人^視之^生亦大特^忽德哉而^輒以為痛哭忘死生之戚而^援琴
而歌者^吾輒以為痛哭困^有甚焉者也夫其情^底即起^未應^些人
人^殊墨而^朽欲^外其形骸以死生為^懸決潰故^彼見其^絃斷^質
喪而自知^哭之^無及^則無^寧聽天之自^角而且^期以^相與^於之^相與
之^為暫^忘諸^懷也嗟^呼寧不^悲哉余^亦遊^方之外^者也周^不以^是法
焉而^每於^朋友^親懿^存之^際傷^惜而^不自^已欲^忘而^不能^忘者
未^嘗不^以之^數子^為連^觀通^識又^焉可^與憤^者然^道哉^嗚呼^天
之^生善^人也^不渴^然矣^其生^也不^渴然^而其^死也^甚焉^豈天^人之^異
需^而返^還有^早晚^歟抑^二氣^雜揉^倏然^而聚^散歟^則日^之氣^也為^理
之^即使^不可^使其^紛綸^而無^節也^一衣^也者^剝剝^之摧^折之^不少^也若

是何哉此理已弱直不能管攝夫氣化那嗚呼余不知死生之故至有
短長天壽九迴淚而莫測長逝者各知而徒令有知者惶焉故且為
悲問之語數行以哭君係之以詞曰

湘波子綠漪君去子何之花落子潤梅詩魂子不來自日翳以西
藏子俯夜鬱其難賜何被服之芳菲子在朝霞之夕晞有母
子噉之有妻子影第夫何斷人間之緣業子寐成然而遂不覺望游
霧撓批之為粟子徒恒幹而不見思丹霞可食於雲房子三花
未落於瓊枝已為哉君歸去焉未孰孰為彭子孰為顏自長
皆有死子因歸於何處

又

世友真城李宜泰

第君三世年來淡水交情已死灰為惜伯豐之篤志還恰長吉更多才蘭舟
霽月閑無主梅社清風去不回最是萱圍最痛陽山裡使人歎
冬天曾叩主人家君去嵩山未返車孤負一宵英晤接祗驚旬月羨疾加他鄉綠
怨王草孫故里紅痕帝子花萬事即今渾似夢悲涼物色亂如麻

又

友人光山金沐

青山

荷作衣裳蕙作帶少年心事古人流生涯薜子青蘿月趣味藕翁赤壁舞
酌世情閑處遣穿物理靜中收莫姿忽逐浮雲去花鳥依然不勝愁
公於世事摠無心綠水獨不廉今春未見吾君任斜日世及床五無

又

戚弟真城李春敷

新

山嶽水毓爛陽和乃錫梧翁克世兒孝友傳家遺事在清廉律已今名持張弧
夢風沙運北好塢心隨雲沙期猿去鶴先頃刻事龜仍寒月漫差他
崔公一去不回松鶴十年亦未片龜仍以凡月獨留看今物色恰似崔公去後然

又

族弟申維鎮

公歸北但惜其年篤以嘉言最可憐庶哉松公依驚鄉者那知梧月憶新竹北
中蜀鳥亮誰訴堂上並鳥底微泉平日裝空港已笑吾宗自此終無賢

又

堂叔道性

門義祚薄猶仍加棟折樨摧可奈何任成之年不為淚送君今日又滄池
吾為吾字痛正深人之君死不徒私年來嶺運言衰歎之使斯人乃至斯
共家同枕十餘年叔侄恩兼師友賢未憶屋宇以興義至今生愧公明宣
有時乘月興飄然為我吟來共上船光景即今仍舊好不堪如傷御以前

聽近親促理難知何約於君是乃乾丹穴尚有變豈驚持茲聊寒士中世

又

再送身熟仁

自古人稱樂善堂年未以事為偏傷
字解孝友盈揚闔世平位七蒲管箱竹平
送心踈影為松留先濟老枝蒼蒼至今物色皆似舊
若日繁華美一場
辭退畫庭遊志去特匹馬未靈輻
崩砂裂石猿腸斷切切呼天鵲恨長故出
故雲緄寂寞後以時夢湧涼泉臺脩夜沉光壁何處青山至草一息

又

情契烏川鄭權

論人何及向年齡孔聖祗能畏後生
牙軸琮徽尋鶯好松心梧月藜餘情孤舟方
理觀瀾揖遠駕眾傾指日程偶帶錦江違
漬酒空山愁聽子規聲

又

感再送友人真誠李宗沫

超：雲水十年間淡泊交情薄一團度靜癖仍傷
世事巽樵誠可
得親歡丹旌度臘書誰掩古匣笛塵琴款寒自乞
孤高難容得漫提

又

曹之誠趙大輝

溫良純粹幹家才莫比芝蘭潤心以物唯德宜亨
天未必成人能壽子堪哀身

老暮雪梅在玄日陰雲載樞來腹老道兒差爾名與節難受九九

又

友人漢陽趙運道

清社風偏竹深夜月當梅詩思清餘撒塵心後從來工夫淳字古他日
進成才不謂芳年事今寒也灰 九

稚子候門玄行軸折軸歸清徽斷古琴西日垂重圍起今難遇如君
世所稀春山蕪露夕執紼愧相違

君化何山秋栢實餘齡應長望雲枝南青多池湖上人傍孤艇的葉吹

韓子曰於其死之非心而其之可知也余於君任信而可徵矣君任之為人眉宇疎闊志
尚介潔視下而愈深辭緩而氣閑不吐不茹新：抑：如也其居守孝友之性治已言

行之方皆有規度已成長德使之有年而究其至則所進豈可量之不幸無壽

去年客後手商山知之不知其名所及皆聞之世之有芝焚玉燬之歎知余山陽之

感失此一益交乎其為也余適在大江之南既失白馬之吊又不一幅雁浪之詞

長送入也之有願非友用之誼也今知君任之墳秋草已滿之余之哀情永恨之傷

孤自未弔時若之也見君任中馬的月艇上撓棹清歌：吟差出金瓦夢

驚呻吟之身是晨起看窓此筆款款這鴨梳歌無道夢中之事是實其

第君考我書通焚之君任意差前以當大招且叙第題後述時之忠云

又

情友昇平後人金聖律學用

南國風流繼海生賦何其厚報何輕之辭早已推高步學識方期驗
先明仙籍暫辭香案待世緣註書玉檢或須定考升遺世穴差慰
縮因未死什情

元賓廿九難於季直為其才世苦憐即才才人間已畏友居然天上返真
仙交情又是眉蒼籍哀挽那堪寄去殘今古如君都人命底終養
何意處分偏

李顯請

李師請

李夢請

三挽送不記

祭文

歲庚午三月二十九日壬申沈祖竹崖老人使孫兒好仁將薄奠告于宗孫重
仁之靈曰天其不欲夫吾門身何奪爾之斯速爾之稟質明粹資性溫厚
身於為善勤於濟物平居未嘗以一毫私忿芥滯於靈其待宗族有慈詳
惻悃之誠接賓客有殷勤委曲之情事親則有五祥名之居喪則有少連之稱
至於日用事為之際凡所以立心制行一循常行之則初無待於勉強自然應
合於道故雖平日好蕩佚無拘檢者對爾亦覺歛然起敬不敢有慢易之容
雖謂有之漁君子不為過矣人皆謂吾高王考格孝先生遺風餘跡都在
於爾若爾者豈非善繼善述者耶爾乃亨通子書沈潛淹貫刻意濶學于
求者釋卷其發於祖徵吟咏之間者無陳腐語蒼然有古色以爾之才之德
可以紹我桐墟下可以光我門楣而芳蘭將茂風霜旋摧彼蒼者天胡寧忍此
古之王勃李觀俱以不世之才年至二十九而沒今爾之齒又至於斯無乃聰特達者
天故壽其壽耶爾自近年以來抱學務服勞而自其形體而觀之則不知有大
改病爰注在空月之望汝帶汝姑母注金陵轉向肉山之中年風寒外感
毒癘內攻曠日沈甦屢得蘇醒便使陸續連闕不厭言語如常手自裁書

親

予內相懇及重侍奉養之節真所謂跼蹐不忘者而惟其精神如是故稍弛深慮日望其完復而歸豈料添得別症奄奄於客土使我終抱無涯之痛耶丹旌翩於備程烈風飄於歸櫂堂兩上樞骨而痛哭闔裏孤孀呼天而歎絕行路聞來亦足殫淚矧余老物將何以為懷耶嗚呼子茂余爺先亡乙丑伯兄又捐背一縷殘喘留在此世惟幸汝付畀不畜抱負至大幸祀所托門閭所望惟汝一員是持而天高鬼惡至有今日 初夜宿淒戶庭寂寞只有十歲稚童零丁孤苦感念高遠爾若有知寧不歎泣於冥中耶此特一家之私痛耳自爾之亡知與不知舉皆齋於嗚泣日善人之矣君子逝矣親屬之唁我者或稱天不佑斯文或稱嶺運之不幸云爾則爾之存亡有關於世道也明矣嗟夫天道好生宜有悔禍之道而又奪爾之兄弟何其降割于我家若是其偏酷十七芳才卒夙成英義質成卜其遠到爾音奇爰之畫而對榻夜而騰枕論文講藝日不暇給情則兄弟恩則師生而幽明通爾相屬張之並無所考慮而同業哀痛過節卒乃多病而暴夭想爾之精靈相隨於九泉融其必將多異於平昔而惟在世者痛門衽之衰薄悼令先之淪喪數然哭流然以淚者可也余今行年七十一歲疾病侵尋以助力柴劑便成戶居餘氣到予今既喪爾曹又哭所嬌生益復索然自命其雖久楚世畢境同歸

浪悲何益蘇東坡嘗謂有子不死爾之孩孩骨相俊秀遺腹又得奇男視世之
 未及冠而夭折又無血肉音相懸矣若有不昧者存其將不如爾者能自寬解耶
 億谷新阡卜汝弟世幽宅藏風聚氣庶哉安爾體魄靈輻一駕敢來何年
 春晚龜湖風先正好是汝時昔道遙之地喜者花朝月夕精靈來注而冥然
 冥然冥然觀其髣髴第此一痛曷有其也一盃送汝其或諒我情曲而少
 鄉食於斯好其故矣

維歲庚午四月初吉即吾宗孫重仁永歸之日而一日第四汪祖以傳真慟發而決
 之日嗚呼痛哉汝父之壽猶在汝在今汝之死尚復何堪聞汝進病床卧中山惟冀
 彼蒼庶祐吾門何意恠報曾石旋踵唯汝傲行素著鄉黨人之間言子饗
 孝哉禪石寢文子賢乎為我棟樑文我應戶為我珠玉光我寒榻瓶梅砌竹氣味相
 聞饌菜志操何堅有詩滿筒幽雪飄有書在案真息陶生之亦奇奪之
 何速天其真鬼亦溟有徑種迷於汝依託殷勤獎育日進所業自汝之死恨何
 歸人謂吾家文華斐蓋汝樹心學藹蔚令氣嗟慟已矣況此龜罔其
 人豈無其人孰如汝賢靈居石為柳車將發厚奠冥送爾其款格
 歲之庚午四月初吉吾宗君君任入地之日也三月晦日壬申再泐祖萬初忍以一盃死魚酒

一杯數行華語痛哭而送之曰嗚呼君今捨吾宗倘而何之宗倘獨可捨弱妻稚子忍可
捨事高堂鶴髮忍可捨子宗倘失其所依仗妻子而無所仰望鶴髮而無所依賴
嗚呼君任君今捨此而何至昨年仲冬君弟鄭氏始于歸行世金陵君弟多疾病時
有未疾又不可以風謂君不可去君之從叔情一將弟去行將發君言於家曰吾雅
病尚能善飯今姑氏有行而吾不可去無以慰去留情地吾可性矣遂些情一甚重而
發時則至月十三日也儻宿病到金陵見行舅姑禮畢一仍轉世之中山醫館即有
疾中愈而卒視其年示月十日竟不起於寤難有疾首尾于餘日住寤凡二十日得年
屋宇有九矣嗚呼君之死其寃矣哉豈以才之寡氣之寡不能展所蘊於世而遽
然夭折於二十九青春乎又何辭重堂別妻子去兄弟非親戚住寤于日奄忽於二
十日寤館之疾也耶才以無名其天祐死而不在家亦命耶命也天也寃乎
何以哉嗚呼痛哉性在于世為考上舍公棄我字人乙丑而王府君說兄亦世門
戶其衰而猶有冀望徂寒祥也君墜者為賴者惟君在耳天乎不惠我字人又去
而至於斯去字人無福胡此極哉上下甫八歲哭君三世門戶誠矣字事已矣
無復有望於君矣嗚呼君任其泉下人耶君之孝友性敦睦之行踐履之
篤字志氣之退卓字族之所悅昭以黨黨之以教教倚友之一見者願交者莫不

心慕而口誦之則其詞華之盛特其餘事耳平生好讀書愛吟詩
靜几明窓對古人以為常師不以屑。莽子業為意而勇興遣懷者不
但為冷風弄月而止耳連篇累牘語天然有越塵世拔俗意思人或許
之以奮腕蘇黃鑽隨瀛奎者誠不虛而鹿門孝丈人亦稱之曰此詩有
唐人鍊氣此翁豈遠美人哉君符就鹿門簡行中所吟詩鹿門大加稱
賞至宏猶小辭未鶴去洞天寒之句曰此等句誠好矣但清意太過矣仍
誦古人詩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句曰詩高如此不可以清意為也鹿門前
其知詩者矣詩法清意果為吾君任天任底至深耶嗚呼惜哉目此而
不復回君任清意法也嗚呼痛哉矣君未幾又矣君之帶三臣孝侍亦不數日
之病太子鬼字相集吾家美人若此之酷耶此見平未勝冠才華夙成是日
我門大可期以望君君者望此見亦非尊之而此見又適君而不少誤嗚呼其任
至情之此心之何信泉下能死多有知不必悲戚之生也至報此痛了惟有
必形許以志在的宗滿感露而唱地釋子揮涕而啼舞弱妻極遠後而
血泣鵲髮倚重堂而推腸嗚呼君在君今舍此而何之嗚呼已矣矣矣
嗚呼痛哉

日日堂教此執痛矣于堂宗姓受極之節曰嗚呼君任之極其將一也
歟君任氣逸春風如也精神秋也嗚呼其人也其終而不得以復作耶考如夫
任友如君任篤學如君任好禮如君任端莊整肅溫恭謙退望之可畏即之
可愛如君任者吾謂今世僅見君任下而已天欲不喪吾門戶豈使與人屬至
於斯君任之死非獨吾一門慟之一鄉悼之非獨一鄉悼之一嶺祀舊莫不為是
任惜之天^也生人也何意其集之也又何意湖堂^也成有小有舟是^非醉^是愛而意
者^也庭有極壁有筒滿眼陳迹觸物傷心嗚呼君任何一去而不歸碩余碌
碌回首空對君清姿有愧靦面意我處多敬君若仰瞻已矣尚復何語重
堂鶴髮奉侍之人累代宗緒憑依立地後生亦何意^也群^也族^也以^也見^也悔^也也^也
幸猶得之毛君獨何故未及三旬天不悔禍驗怪又也^也送^也此^也君^也門^也蓋^也得^也所^也望^也
而慰者予之一孤兒猶得送腹等他日或立席有依依君可以矚目也矣君有
詩積成卷軸不可不^也以^也民^也安^也體^也怪^也云^也欲^也哀^也格^也而^也久^也藏^也之^也君^也亦^也知^也之^也予^也不^也先^也父^也堂^也
堪^也興^也者^也多^也歎^也君^也欲^也以^也卜^也吉^也地^也積^也年^也涇^也管^也徒^也費^也筋^也力^也是^也可^也君^也飲^也恨^也而^也逝^也者^也幸^也有^也矣
得^也撰^也幹^也家^也蓋^也尚^也克^也追^也崇^也足^也遠^也志^也其^也亦^也以^也勿^也憂^也也^也已^也嗚^也呼^也痛^也哉^也君^也軀^也特^也所^也已^也矣^也所^也言
一盃^也共^也酌^也君^也可^也飲^也杯

年月日仲父痛哭於手長燈之哭曰汝至于是吾何以生吾生不如汝也
中伯先述已廿先君沒今年以又作竊竊誌魄於九浮生猶及火風燭宗祀誰托重
園誰護弱妻稚子誰倚依悌吾病不將治汝不將食飲不將福自者獨至
骨銷心腐間者君芥二更又以數日疾殆死以此益忽之生之意此以之教養
吾之而重愛之辭性行固有不期者今又至斯以昆季相隨泉下寔愧應不
孤却勝此老矣日數之推音也遂腹時身身自明達以能者知亦自慙吾今年
半百於二系老心催瘦眼視眩在愛種之而自以仁元不壽吾何惜久生泉下相
逢固不遠唯此之望已而之而幸何之臨江大哭天如以光
孝父以菲薄之稟痛哭而告于長燈重仁之哭曰嗚呼重仁字爾非吾家之
宗爾字爾非吾宗孫之而係重字爾非吾講里鄉黨遠近知舊之以期待
字爾有母而老矣室有妻而抱子矣爾何處而不少缺二痛哭之孝得之死又
何事又何憂也而愛其人而又忽至此天耶思耶吾家之哭之痛哭之
人其恨之死者乃是俗語而今以之死余有三恨以素多疾病而君不能按時
醫治以汝位分此君以恨也金陵之行君不能挽止汝以汝死也君以恨也同
以病起即到佛場是也季書意謂言自憂而傷流未得更面而至也君以恨

三也此身未死也恨何已而已痛矣

第四堂教以一死業麵痛哭于堂宗姓重仁之極曰嗚呼以其死乎。吾家其之矣越壬戌之冬乙丑之禍禍置於三四年之間傾余痛恨之懷猶有一分可慰者以汝年志學行業日進群聞藹鬱聞于鄉黨儼然為吾家一棟果而一門之期待者誠不遇然也豈意今日天又奪汝也汝目數年以來病不離身君之為汝者不淺而茅念近末家君後進頗盛賴汝指教矣進天若有志具復君也至若青年大進實是吾子萬分之外嗚呼天果以汝之吾門戶耶初聞汝遭痛害地近怪終好汝歸又將短道汝之至也曾不意滿箱孕婦遠路冒寒駭馳到彼又將開染病不來頭之慮有不巧傍言吾甚諸法庶道而挽止至情息迫不待但曷未幾蒼黃短程景況極其慘切余乃披忙隨汝至于中路果聞汝病之小聞其時喜幸何可勝言汝婦猶欲直達亦人情所不巳也惟余不忍汝入水火矣之中第般開諭且設身權翼日復路嗚呼豈意函報曾不半旬而未到耶至今汝婦以不得永訣痛結于中。嗚呼亦以此猶有所恨也汝必死後飲豆以之極未及入吾門以汝婦汝以此思之不以生杜可謂不待已身又何憾乎。以。人仍以為出方時。守中。死情。由積。倚。有。崇。也。豈。果。積。

年枕塊之謀身元已自曰謀之不知察也世有居表之能執禮以事甲弟也
至遭巨創一遭禮法者也少小率岸高意中自想抑改學務尔不撥
查夜拉小以謹勅为先主志以堅篤為主榜山有平玉不研錄交業喫
苦極其艱楚之也九至越人一和望其自崇以此趣味殊雅志者清高礼家
法說及不回習專家家祀者若玉以之身有不整其美玉而吟歌尤以平日
着乃白穆清意此美一點塵埃近而得又人才士云以舉皆碌之德事也科尔
之已累有及以口耶之也以此之在內矣較之志案今不可得復見也耶
此上之室潘西可居短棹停泊向以游海為實為之以此時或日初乘間載此
浮烟性之今雖有此業之此誰泊母氏自安身之推以光依之支甘苦以死
竭力中誠為母氏於身安身自此之孤鶴與叫呼令人之舉塞心之已矣者
且其何以之子有以典刑者未十輩屹然有巨人志慨以如年之成就何可
望之子之子又在孩孺之中也之彼天之行忍哉吾有子之同九月之生說
之才相与勉尔之情老自与汝親族有別之積年托病在在也中以此之於此
傷深信不始接涉寒程一哭以迄者此德厚日長也性見之小以之矣其以我
借來之村居之元也燦然為父之情子思史病子弟厚也夫者之也壽之德之矣

不乃隨束于情之可也也一以爲有知亦或不能足缺然時心傷成懷
君親以好哉汝矣一彈在傷予怪有怨一盈叔情予之極也
歲庚子四月朔日祭國乃宗君堂惟君在入地之日也前一日在申堂叙情一思將
薄奠告于天進而痛哭曰嗟哉君在吾家何壽于天而天之降割於吾
者至此極歲在壬戌臣先捐背越三年乙丑伯父又棄世吾家所謂亡矣而
時則君在天君以剛粹之質湯厚之性處守累善之堂克紹祖先之業事
親而能益子道居喪而一遵禮法待宗族而慈祥和坦之誠見於辭色接賓
客而懇勤委曲之情表於外而此則君之志行中大略耳終日端坐如奉拱璧
而交事接物之謙日周常行之間不待勉強而自合古道故不特爲君之流芳
不加敬而自視爲君之父兄者亦不敢對君而有怠惰慢易之心則如君者康
君室之棟樑而維古之有德君子豈過也哉夫遠近祀焉之見君之行聞君之
名者咸嘖嘖曰某也雖死者如此某也死而不死莫不向君室而頌之則
吾家之有君豈非吾家之福耶君乃好讀書愛吟詩所積有家博通古今而其
所以好者組織吟詠之間者了無一點差錯而天然有古作者態君之才行風教可
以表我門與吾家夫一門之期也法在於君之一身而天道之知鬼神勿情不恒

吾家適奪吾家之善人嗚呼蒼天胡寧其止性在至月之望余帶淫婦于
歸行性金陵君亦與余偕行吾家不能保如君者而意使君作密土寃魂則
吾家覆亡之禍已至夫而與君並車而行行李中相立告災之事也與君聯枕
而夢寐之間相立極凶之兆也性金陵君日余則將還家庭君則轉向南山
袂之際君有歉然色心竊悔之而意謂周旋禮席勞攘既旬宜其有神色
之不佳位然者過而已不必深慮到今思之君將與我永訣而不知之中自然有
不穩色耶余將上馬君以君家事言及于余而以兩寢房柴火尤憐不已此
必謂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而君亦不料其一去不返矣君性高山有病沉痾意
報未到一門蒼黃相顧失色而只向彼蒼束手而祝之疾數日蘇醒之報又未到
一家諸族歎歎杯皆以大慶相頌日望其完復端陽而少長咸集屈指而計
日矣豈料添詩別一帖奄奄地終我一門諸族抱此無涯之痛耶仁者少
有壽也如君之仁其望其壽也莫如君家門運已為之竟使君汝及命矣生性
孤僻善觀之門生智之推者南尖端圍之味天絕絕使川流見之亦是淚淚
為君之親其好行以怪也尤可痛矣故累代忌祀其誰主之重行其善其誰力之
君有兩面子一出遂復一出今年十一年昔秋峻秀之仁兒有異此兒亦正事立而不

墜乃父典刑之震下如苦事立為老也未事立之方何心地矣且一慟冲嗟會
天天奪君稱不悔禍矣且一及眼未嘗又共其法中此兒之一門一法倚之且一子
日不中事也十七好冷才華風成之資雙越仇盡大可不可也者查我至傷滿文之
講甚不此定一也且情誼之官尤尋常臣是孝之此也自失且一後信之故也
仇何數然恒尖泣然之常帥矣病必後如月道而大打之乃血年應定之半
而地先矣一痛之君信之部舉乃傷生之絕在命那想且一精氣相阻也地下勤之
正氣在平日之君之在也初情一之句思少忘一息未眠一亦那情相阻也地上子
查是君平日之好之適運也也目今其水方此柳毛日新短碎去果令光嘆一且他
捨此之行之意也且一精氣少者生此向之由相阻也觀之打佛那存之殊塗矣
輒收我嘆一之任君今為四君一也今日交見是也之矣一之句思少忘一息未眠一亦那情相阻也
月日乃高君君任永空日也前百壬申壹教道性謹以蕭魚薄酒痛哭于冥途
之曰嗚呼天之所以降功人者世而興之德善之行也誠不虞者必將此之福與
之善以報其行也德而善但止也于九未和養一者生之病心殺之亦何心一
擬之以棟樑則由門運之德替而洪歎至也一鄉推之以巨儒則由鄉運
之不孝之使功人至也功那理者誠難堪而事者誠難也嗚呼若日先君

上舍兄以漫寸德不韋登世一鄉遠近祀莫不知莫不痛惜之不已而幸有君伯仲兩人存焉皆以為謝庭室樹而以棟樑吾門而宗祀之托於此焉有人矣昔日期待於先父之望得必孤也乎今天豈意今者天不悔禍又使吾君竟至書功而其年及有早矣先父者叩嗚呼君長年長子而有二幼焉一則年南十歲知議志宜也一則長「暢條宜在襁褓泣而宗祀之托書是乎無人矣由今視古以日之冤尤恠悽憐書壬戌之夏矣嗚呼哀哉嗚呼嗚呼君孝友之性忠厚之學學文之力宗族必欲服朋友必愛悅而其所以倚仗而垂望者莫如君若天球琬琰哉且其操心也誠實行已也純熟應事焉不尚接物焉有祗其動止周旋莫不休焉綽焉頌有老成人風度矣恒若扶衰替之我家者而今反奪之速將天之終必覆之我家而後之叩嗚呼余目擊訖至于今而其心賴君者幾何越在癸亥余挾冊生于君之麻在身蟄伏窮廬時也謂余曰吾叔性本柔弱氣憤甚好此時可以善導而善教之則庶幾到成人之域而但存叔怠惰委靡浪過光陰居處與我同之則吾雖不敏亦不無資益之道云自是以後教之不倦警之不息導以道之勸勵而勸之不嚴而和不責而服向事不詢向起不質賢愚雖異氣味則暗然相似內篤叔侄之具外若

昆弟之誼一衿同枕卧起相須寒宵剪燭春兩燒香怡鳥愉馬笑語聯床
風雅妙旨翰墨清致發興言志其樂如何言其交情之密則人君膠而我凍
言其琢磨之益則君玉而吾石其蓬麻之資誤愧之益又如何哉然而由吾悞
方至此終不淘錫其牢饒也嗚呼已矣之矣其受年應弱疾病易乘平生
身不離儀與申於之危乎或勉之以堅決之曰吾尤不知用弟以弟之何能吾為
之病可必歔及方刀圭半句漸自瘳之幸也當或有名如弟者不君竭謙施系
視不好帶金不為席而足奔走不知勞苦年復然後始乃離傷吾即然知在
孝行上為大學識上深博量上極重上之志上何一不虛正不淑終史圖門人竟
失至相之至躬躬於或或那以嗚呼那極也吾易得也然之終遂之節名與弟多欲
之善復生刑臣矣藥之封出其極剛多且其於也極痛而此病不日委子以
致不之親或法以欲不之偏無旋之如乃里之能再強未到力致至親則是之也兄
吾輩孺婦推勇之勉免也仲之亦之注凡以長年口嗟余兄之親用接後以物
吾聲天何夢之思何從之嗚呼在付年之弟吾同友一思思之而能勿思同卷子
思之見古人好此文之思之通事有可疑之思之五山水之思之學生老友之思之信目
即之思之尋有以感物有以觸友何性之不思及乎思之不見嗚呼已矣之矣其君禮

依不依癖性江湖更有越然性為之相以年書舍於宋為龜湖上君最是至外間
清靜無私又輒望家後而其甚無想俯仰或全居月夕未即家門不覺手作梳弄
棹往後毛髮遊之嗚呼今古之矣吾復何之矣批清粵古若月舟中耶嗚呼天一禍至
門行及偏也夫君不不地思之又揮檢心之身於天何忍哉之相已相與古宮之中
之至教焉眷老壯之不和婚之言相友與之在古之時耶一及之子雷兒友者乃父
也前此風年長有大進存年遂成老不墜吾家聲也君亦有不知可願目於
地不矣其年若當存金曰吾死之日吾非製取之矣矣一身歸來承之矣之吾
之理可以款板之此因一城感所傷為之今日回維乃知此此物必之是言耶嗚呼
竟念及此身年某際余於此中余忘之謁余文之謫余後之長惟名有矣事至
我始嗚呼南貨之伴之矣矣

年月日再從孫道東以為真慟夫以祭于寔物又任之矣曰嗚呼守之任在死
吾將何辭忍謀吾之任也皇天賦君以才性以篤生年吾家以張大吾門戶而胡及
促廿九光陰以至作竊強魄才重查鶴安倚門之呼穴空園少物抱孩之推窗
宛認有知悲不瞑目妻如中君病卧詠雉者只由相馳性到後寔開後被書
跡中喜之復語不復以為到家未幾無音煙至天中以此何為也也

其如女也其系地以与及相诀以与及相携以長南冒字如此言處
譽手是較康和南在不移多候至死亦收性相見及至到彼也不見至而
見及僵臥於館漠然不知季及獨守諾死是有款或之相投繼四月
而不欲君府人生南免復誰知此道相携在蘇獨尖尖聲相以欽及及
及極以返于家君其知亦否守以伴南矣之事已矣門其其襄矣出天以板
倫之才按季之族亦知何地空變其車收駕自今以此為事已矣一
千古行更逢此江大矣了亦念其以守為

又

伯氏喪事實係吾儕所為不可但以德門稍衰言之慟惜驚愕尚何言
想重侍之下遭此境界其何仰譬而又自懷也如禮者情分與至親骨肉無異
婚姻之故逢接不甚跡間終前冬為夜浚容討盡百箇心曲因吟哦至今餘香在
謂一刺奄或千古耶思之不免心氣喪失不知尊一門其何為是也今聞地王
忽迫撥顧情契曷執不矧一送之泪沒親恩計莫一送此向一問難員多矣奈何
拙淡不結滬出以抱之第一九增此係

又

伯氏侍堂宜死身潔其志溫雅其容送容其行穎悟其才復蒼孔仁有志者士以
侍堂宜死不謂斯人生不積德之門抱為汗之羞畢竟使內外法族遠朋知共齋
恨以此重續一十洋說披發人理以極心寒氣短念之腸摧考何

柳浣甫

柳澧甫

慰狀

黃澹甫

在中山時

記

令伯氏喪事痛悼之外去復向言士生斯世抱死不隳其年昂化者幾古何限而今伯氏之
 喪不但其人其年可惜以重園負托之身竟死地竟任羈旅之魂顏回之殒死夫之理已不測而
 惶怵之勞神明亦斬才郡於喪出之夜泣宿隣舍之驚惶至倍尋幸一此兄弟相守於家
 楊之遭此慘澆甚况懷之慘生在寄喪難之此邪一旦條毒令人刀腸不寧初終已已結
 頭緒之昂今執履如何淚杜門廢餐雅與賢士無半面之雅之令伯氏之賢寒門之有宿契
 美豈不欲拯之一傷之自來病喘之寒畏縮在床未遂至衣喪之物之致力以
 一車襁一部仰星子座下身領情多之返櫬之前必不離去次高殆疾一院家
 逐日世護之切之之之果今服欲更進書外新耳

又

鄭

音權甫此下逐樞後回

千第步陸外令成君任由奄忽不與之張次以其志行之美文雅之感何遠至斯即已
 悽愴不身為德門之不幸之伏惟親愛收隆宗事祈托悲慟沈痛何心也哉
 身伯氏有急達世高才懿行胡遽止斯亦亦驚惶不能已况懷之情人孰不同之身
 殊於金飲遠道護悽摧相悲毒想蓋倍切尤用愴念

鄭

長樞甫

又
令成之喪係多痛惜夫復何言不但為道內之所仰望家兒依仰甚重為一生宗師
何辭仰慰寬慰也

又
令成之喪係多痛惜夫復何言不但為道內之所仰望家兒依仰甚重為一生宗師
固意青年夭折尤切慘惜也

鄭壽漸甫
權進士 徵甫

又
全伯氏是任成喪事一事孝友如君任仁善如君任才華如君任而遽至不斯天道
邪弄意已美袖簡信便更何言想非重待下遭此意外友友交至痛何堪
况聞喪出外所當初調診方似不得盡誠及其初終第一節亦不能無憾終天
無涯畔激即為一笑而逝概日少伸痛悼私意境左右亦但病最侵但出立
騎去果遂中志歎恨尤無心為喻 函文尚一進

善日復甫

又
君任其果矻折耶行誼久茲身出流俗將來進詭殆有所不為量在知回之德任公君
任但果何心必月既望望醫去端淳容顏精彩少去減去手若別業之月送承這音
天子之所奪多君任速也選出客之叔任兄弟但不得相訣此實人理極重之言念
此令人氣短誰謂積功家為此不忍之憂外中病受困之來由者勉出明之

孤勇多矣聞已運還之極空事以何間過行

又

今任一哥奄以妙齡盛氣不起於他鄉聞極慘怛更向言喻一月半月為之傷痛不自釋也平日從游之友見其堅操好貨卓然為吾侪中第一人物區區所期待甚不輕淺豈意人生奄忽如此其微藉之所以痛惜嗟者只但為一時相與好而已也矧是重圍在堂人理難堪伏惟慈愛之悲痛沉慟有不可勝任在矣雖然備短亦命也渠有二子他日成立足以塞土中之悲

又

鄭復寅

尊伯沒元之喪痛哭之夫復何言...以願望奇才簡折未若年者尚恠矣又况解重去九弟因我事之卑復於贅館者乎雖使路人聞之猶且掩泣况如僕今以一遇獲益師友將作依恃地者其懷當如何也...痛矣...吾道也天亦不可知也既生如許人又況...棄之果不可其謀矣遙想重圍恠怛景色又令人哽塞而目今之矣責亦有鼻...之其初修諸節未如何...而身病不能...此豈人情耶即回侍...何似...侍奉依膝而頃日往中山...仍...中夜下來...痛者...今才少歇而思食...念舊...不能自忘于懷...便...花樹自...不可...至...其間矣而已...痛矣...世間...一至此耶

又

李學

十一徽籍

有遠到... 且極執甚確吾濟... 祈期待不淺... 豈意人事之不可知... 趙進

君任泉下... 此何事... 具鄉三日汗奄使君子人不返... 人聞之氣短... 心深... 趙進

樑摧盡仗... 痛想未尤不勝悲慕之至... 擗平生心好者... 此人所... 爰而歎之者亦... 無窮... 人矣... 但為一門之痛... 世短氣隔... 美人之喪... 天克見... 漢... 用此... 忍... 豈生意... 奈何... 不... 堂... 持... 免... 道... 大... 家... 扶... 持... 力... 皆... 在... 執... 事... 有... 休... 和... 寬... 遺... 以... 乃

權清何正宅

又

令伯氏... 君... 奄... 忽... 落... 於... 青... 年... 天... 乎... 鬼... 乎... 此... 何... 為... 者... 耶... 以... 其... 仁... 孝... 之... 德... 僅... 惜... 之... 宜... 享... 期... 壽... 食... 息... 報... 之... 蘭... 摧... 至... 折... 額... 天... 而... 垂... 此... 何... 為... 者... 耶... 休... 念... 疾... 母... 主... 積... 德... 厄... 之中... 遭... 此... 人... 理... 之... 極... 矣... 雅... 以... 念... 是... 左... 右... 扶... 護... 之... 考... 何... 望... 以... 理... 寬... 履... 保... 無... 他... 憂... 仰... 之... 矣... 奈... 何... 春... 事... 凋... 謝... 不... 傷... 堂... 上... 氣... 不... 何... 如... 念... 汝... 以... 志... 許... 艾... 宜... 爾... 寡... 時... 侍... 侍... 存... 及... 掩... 之... 節... 何... 以... 受... 措... 之... 先... 山... 差... 無... 餘... 火... 乃... 亦... 新... 山... 豈... 易... 木... 耶... 必... 念... 痛... 義... 便... 成... 一... 凋... 凋... 欲... 求... 之... 必... 難... 如... 意... 為... 之... 悲... 念... 多... 矣... 泣... 六... 七... 年... 來... 往... 遠... 甚... 人... 不... 得... 其... 會... 良... 年... 相... 面... 又... 十... 年... 但... 有... 休... 之... 志... 豈... 意... 遂... 不... 再... 面... 有... 此... 生... 矣... 出... 而... 恨... 耶

兮重望材宜使於殺為天其佑於大漢時
國則失之古皆誦於然諾際北歸之南正眼

以宿望王紆坐奇策於俠數何尋危於此際兜無
相於寇兵照肝腹於霜鏗挹濟意之高風大有

